金庸小说英译研究

——兼论中国文学走出去

罗永洲 上海体育学院

摘 要：中国文学走出去必须考虑“译什么”和“怎么译”两个问题。若从流行性和典范性两个标准来看金庸小说是当之无愧的文学经典，理当成为汉译外的重要选题；从金庸作品现有的英译本看，归化和异化的取舍并非取决于译者的国籍，而是基于译者对于文化交融的程度和读者的现实接受能力的判断；鉴于金庸小说蕴涵着深厚的中国文化底蕴，文学翻译和文化翻译应该相互铺垫、携手共进。

关键词：金庸小说；翻译选题；翻译策略；文化铺垫

中图分类号：H05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1000−873X (2011) 03−0051−05

1. 引言

2005 年起，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进行的五次全国国民阅读与购买倾向抽样调查显示，在最受读者喜爱的中国作家中，金庸有两次排名第一（2005，2008），两次名列第二（1999，2001），一次名列第三（2003）。远远高于传统的四大名著的作者 。根据金庸作品改编的电视连续剧、电影、广播剧、舞台剧、漫画、动画、电脑游戏等，不计其数。世纪之交，《射雕英雄传》、《天龙八部》等的部分章节也正式进入中小学教材，成为语文教学的典范。由于金庸小说深受欢迎，围绕金庸作品的感想、书评等也陆续出现，于是就有了“金学”（Jinology）一词。当台湾“远景”取得金庸小说版权后，就出版了一系列由沈登恩主编的《金学研究丛书》。其中倪匡的《我看金庸小说》（1987）当属最早的金学研究专著。而上世纪 80 年代兴起的网络金学研究至今仍绵延不绝，并有向海外蔓延的趋势。1993 年海外第一个金学研究网络 alt.chinese.text（ACT）在美国诞生，经久不衰。1998 年金庸学术研讨会先后在云南、美国科罗拉多和台湾召开，国内外学者对金庸作品的理解及阐释，深刻而独特，称其为“内涵挖掘不尽的神奇之作”（金庸，1998 ：1）。“金学”正在成为一个研究热点。因此，如果从流行性和典范性两个标准看，金庸的小说是当之无愧的文学经典，理当受到翻译界的高度重视，是典籍英译的选题之一。

2. 金庸小说英译与理论探讨

2.1 金庸小说英译现状

20 世纪 70 年代，东南亚地区就先后出版了金庸作品的越南文、泰文、印尼文、柬埔寨文、马来文等文字。1995 年出版了新加坡、马来西亚汉语简体字本，其余文种均是盗译，流传广泛。韩文版的金庸武侠小说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已大行其道，共有 12 家韩国出版社盗译了金庸的全部武侠小说。直到 2003 年，金庸才正式授权韩国出版社出版他的韩文作品。金庸小说日文版则是由日本最具规模的德间出版社出版。第一部《书剑恩仇录》日文版于 1996 年出版，其后陆续出版了金庸的所有作品，并多次再版 。

不过，由于东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金庸的武侠小说在西方的译介近年才刚刚起步。2004 年法译本《射雕英雄传》于巴黎出版，基本是全译本，由华裔法籍翻译家王健育执笔，友丰书店出版。书出版后，获得希拉克及法国政府的官员的称许，并获得法国总统希拉克和法国文教部颁给的嘉奖状。不过销量一般，试印 1000 套，至今仍未售完 。截至 2010 年，金庸先生十五部小说有三部被译成英语。这三部译作是：《雪山飞狐》（*Fox Volant of the Snowy Mountain*）全一册，由香港华人莫锦屏（Olivia Mok）女士翻译，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1993 年出版，后于 1996 再版，2004 年再次印刷；《鹿鼎记》（*The Deer and The Cauldron*）共三册，由英国汉学家闵福德（John Minford）翻译，牛津大学出版社分别于 1997、1999、2002 年出版；《书剑恩仇录》（*The Book and The Sword*）全一册，由英国汉学家恩沙（Graham Earnshaw）翻译，闵福德等监修，牛津大学出版社 2004 年出版；其中《鹿鼎记》英译本问世后，便获得文艺界高度评价。1998 年作为全球最畅销书之一收录为《泰晤士文学副刊》国际文学年

© 1994-201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鉴（Cha，1997：封底）。金庸的其他作品也都可以在网上找到对应的英译本（http://wuxiapedia.com/Novels/Jin-Yong）。网上译者既有武侠文学爱好者，也不乏知名翻译家。比如恩沙的《书剑恩仇录》英译本在正式出版前就是通过网络呈现给读者的。

2.2 金庸小说英译的理论探讨

金庸英译的理论研究始于1996年香港岭南大学召开的金庸英译专题研讨会，并于次年出版论文集《武侠小说英译中接受问题》（*The Question of Reception: Martial Arts Fiction in English Translation*），书中收录了《鹿鼎记》译者John Minford、黄国彬（Lawrence Wong）等中外学者的与会论文，主要探讨了武侠小说英译的可能性、难点和策略。2001年，《雪山飞狐》的译者，时任香港城大学翻译教师的莫锦屏女士先后在国际译学刊物 *Target* 和 *Babel* 上撰文从多元系统理论视角阐释了武侠小说在东西方不同的遭遇以及文化霸权和译入语规范对于武侠小说在西方译介的阻碍（Mok, 2001:81-102）；以及意识形态和译入语诗学对于翻译策略的影响（ibid.:1-9）；次年莫又在 *Perspective* 撰文，以《雪山飞狐》为例，讨论了武侠小说人物名称、头衔、绰号的英译（Mok, 2002:273-281）。内地的金庸英译研究则始于本世纪初，2006年，陈刚在《外语与外语教学》上发表题为《归化翻译与文化认同——<鹿鼎记>英译样本研究》算是较早的论述。作者以小说中人名、地名、朝代名等专有名词的英译为个案论述了归化策略在汉译英中的效用（2006：43）；另有赵为在《外语学刊》上撰文提出武侠小说俄译对中华民族复兴和弘扬中华文化的意义，并提出等值法、改造法等翻译技巧（2009：129）；近年金庸英译也正在成为在校研究生的毕业论文选题。如费玉英（2007）在博士论文《小宝西游》中比较了《鹿鼎记》原文和译文的叙事和修辞特点，通过对小说中历史、文化、习俗、诗歌等译例的研究，归纳总结了译者的翻译态度和翻译策略。

2.3 评述

金庸武侠小说英译方兴未艾。译界学者从翻译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翻译原则和技巧对于从事武侠小说翻译的人无疑具有指导作用，同时也为翻译研究开辟了新的疆域。但若从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看，尚有较大缺憾。1）研究方法方面，上世纪90年代的研究具有倾向于经验性、随感式和点评式。论文集 *The Question of Reception: Martial Arts Fiction in English Translation*（1997）所收录的论文如John Minford在“Kungfu in Translation, Translation as Kungfu”一文中主要跟读者分享了他在翻译《鹿鼎记》过程中的感受，介绍了主人公韦小宝、中国功夫的起源和主要流派等（Liu, 1997: 1-40）。其他学者如黄国彬等在阐述武侠小说翻译的可行性与策略时，语料和译例的选择具有很大的随机性，研究多规定性。鉴于当时尚未有英译本正式出版，也不可能就某一方面在一个给定的范围内作全面、系统的描述性研究。如果参照霍姆斯的翻译学构架（Holmes，1988:67-80），应当属于应用翻译研究，尚停留在经验层面，缺乏理论研究所必备的系统性。2）从研究视角看，学者们有从宏观上研究金庸武侠小说在东西方接受情况的（莫锦屏），有从叙事学视角比较译文和原文的（费玉英），更多的是聚焦于小说某一个方面的翻译，如人名、地名、习俗、诗歌的翻译。以上研究视角几乎可以用来研究任何一部小说的英译，未能涉及武侠小说翻译的核心问题。武侠小说是“武+侠+小说”，也即讲述以“武”行“侠”故事的“小说”。如果抽取了金庸小说的打斗场面，金庸的绝大部分小说将化为乌有。所谓行必武、言必侠。“武”是躯壳，“侠”是灵魂。“侠”是目的，“武”是达成“侠”的手段。武侠小说作为一种包容性很广的类型小说，在江湖恩怨、武林争霸的背景下，可以写浪迹天涯、群雄逐鹿的侠客豪情；可以写悬疑紧张、复杂多变的权力角逐；可以写儿女情长、刻骨铭心的爱恨情仇。但“中国功夫”和“侠义精神”作为中国传统的文化形态，始终是贯穿金庸所有武侠小说的主线。武侠小说要想顺利走出国门，就必须处理好这两种文化形态的译介。

3. 金庸的“武”与英译

武术是中华文化的奇葩。金庸小说中的功夫有的取自真实武术，如“如封似闭”、“揽雀尾”、“太极手”，但多数是虚构的武功，如“觉后空空”、“梦里明月”、“降龙十八掌”等。因此本文拟对金庸现有三部小说的英译本中对“功夫”的翻译作全面的描述与对比，重在考察中外译者在翻译取舍和翻译策略方面的差异。

3.1 翻译取舍

金庸小说中的武术（功夫）术语包括：1）功夫类别如点穴、擒拿、轻功等；2）功夫门派如沐家拳、少林长拳、天龙北宗剑术等；3）套路招式，如西风倒卷、鲁智深疯魔杖、黄龙转身吐须势等。为方便起见本文将它们放在一起考察。如表一所示，三部原作中分别出现58、148和270种功夫，共计474种，译作中共计译出194种，相当于41%。有282种功夫在译作中未提及，省略率达59%。在翻译取舍方面，中外译者存在巨大差异。省略最多的是英国汉学家Earnshaw翻译的《书剑恩仇录》，原作中86%的功夫在译作中蒸发，保留最多的是香港学者莫锦屏（Mok）翻译的《雪山飞狐》，原作中98%的功夫在译作中得以再现。可见源语文化在译者心目中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翻译的取舍。

© 1994-201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表 1. 原作中出现的武功总数、译出和省略情况

作 品	译出	省略	共计
《雪山飞狐》	57(98%)	1(2%)	58
《鹿鼎记》	100(68%)	48(32%)	148
《书剑恩仇录》	37(14%)	233(86%)	270
共计	194(41%)	282(59%)	474

3.2 翻译策略

在译出的 194 种功夫中，主要使用了直译、增译、释义、概括、简化和替代六种翻译方法。不管是从总体上看，还是从单个译本看使用频率最高的是直译法，如“二郎担山：Second Son Leveling the Mountain”（Cha, 1996: 58），“柔云剑术：the Soft Cloud sword technique”（Cha, 2004: 3）；其次是释义法，如“鸳鸯连环：Multiple Encircling”（Cha, 1996: 334），“铁板桥：maintaining horizontal position”（Cha, 1997: 456）。如果从归化和异化的视角来看，三部译作总体使用异化策略 140 处，达 72%，归化有 54 处，达 28%。从个体看，《鹿鼎记》译本中使用异化最多，高达 77%；《雪山飞狐》译本中使用归化最多，达 37%。劳伦斯·韦努蒂在《译者的隐身》中指出西方译者在把外族文本译成英语时习惯上通过归化生产出透明的文本（Venuti, 1995: 20）。但调查发现，除省略外，在译出的武功中，三名译者使用的异化（分别是 63%，77% 和 73%）都要远远多于归化（分别是 37%，23% 和 27%），如果就译者个体看，中国译者（37%）比两名英国译者（23% 和 27%）更加频繁地使用归化策略。

表 2. 译作中译出的武功主要翻译策略

作 品	直译	增译	异化	释义	概括	简化	替代	归化	译出
《雪山飞狐》	35	1	36 (63%)	12	0	3	6	21 (37%)	57
《鹿鼎记》	67	10	77 (77%)	12	6	0	5	23 (23%)	100
《书剑恩仇录》	20	7	27 (73%)	9	1	0	0	10 (27%)	37
共计	122	18	140 (72%)	33	7	3	11	54 (28%)	194

4. 金庸的“侠”与英译

侠文化是最能体现中国文化本质的一部分。中国古代司马迁将侠界定为“救人于厄，振人不赡，仁者有乎”，并做《游侠列传》从道德观上肯定了游侠具有仁、义、诚信、谦让之德，而这些美德，又正是儒家道德规范的核心，也是中华民族传统的美德。金庸的小说继承和发展了《史记》、《水浒传》所歌颂的侠义精神，既张扬了侠士的自由个性，又不完全受那种“忠君报国”、“除暴安良”之类框框的限制，塑造出了一系列救民于水火的侠义英雄形象，始终贯彻着“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宗旨，从而把这种传统的民族精神提升到了新的高度。本文以金庸现有的三部小说的英译为例，重点分析中外译者对于“侠”的阐释与翻译。

4.1 “侠”的所指

侠文化是侠和义的统一，在金庸小说中主要有四种所指：1）民族精神，如侠肝义胆；2）称呼方式，如苗大侠、郭大侠；3）人际关系，如义兄、义嫂；4）行为方式，如起义、赴义。本文重点讨论第一种所指。如表 3 所示，侠义作为一种民族精神时在《雪山飞狐》、《鹿鼎记》和《书剑恩仇录》三部小说中的主要搭配有：侠、义、侠义、义气、义愤、仁义、忠义、恩义、仗义、信义等 10 种形式。三部小说分别有 7，21，10 种基本释义。空白的单元格表示原著未出现该词或原著虽有但译著没有翻译。

表 3.“侠”在三部小说中的所指与翻译

搭配	《雪山飞狐》(Mok,1996)	《鹿鼎记》(Minford,1997, 1999,2002)	《书剑恩仇录》(Earnshaw,2004)
侠	1. knight-errant (145) 2. paragon of all chivalric deeds(133)	brave men (1999: 66)	1. fighting evil and doing good (7) 2. heroic fighters (181)
义	1. a true acolyte of chivalry, high in principles and heroic in deeds(177) 2. heroic spirits(321)	1. patriots (1997: 368) 2. brave and honourable (1999: 83) 3. true (2002: 506)	
侠义	Chivalric Code and Righteousness(189)	1. fights for Honour and Justice (1997:330) 2. fighting men (1999: 496) 3. Brave and True, kungfu fraternity (1997: 60)	1. chivalrous (21) 2. fighting for justice (2)
义气	integrity, high principles and heroic spirits of the Martial Brotherhood (108)	1. honour (1997: 64) 2. duty (1999: 121) 3. noble (1999: 346) 4. brotherly concern (2002: 288) 5. friendship (2002: 376) 6. obligation with honour (1997: 219)	helping a friend in need (40)
义愤		sense of honour (1997: 89)	
仁义		1. virtuous (1997: 306) 2. heart is in the right place (1997: 391) 3. kind-hearted (2002: 149) 4. respect for the common good of the Society (1997: 341)	1. a man of Honour (59) 2. loving and just (63) 3. run out of mercy (431)
忠义			1. loyalty/loyal (2002: 180) 2. a hero in their cause (2002: 220)
恩义	heroic deeds and chivalric acts(chap.6: 212)		
仗义			generosity and friendship (66)
信义		could be trusted (1999: 347)	sense of honour (290)
合计	7	21	10

© 1994-201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4.2 阐释与翻译

通过比较三部小说对“侠”的翻译可以发现：

一、中国译者对于侠文化的阐释相对笼统、模糊、单一。如表 3 所示，三部译著中，莫锦屏在《雪》的译本中对侠文化的阐释只有 7 种。以“义气”为例，通篇基本上都译成 integrity, high principles and heroic spirits of the Martial Brotherhood。对于侠、义的其他搭配译者也没有根据不同的语境给予不同的阐释，基本上都译成了 knight, chivalry 和 righteousness 这三个词或它们的派生词。如下文例 1 中的“恩义”实际上是指胡一刀曾经对说话人平阿四的“援助”(favour)，例 2 中的“侠烈重义”实际上指胡斐和苗人凤的女儿苗若兰的“友情”(friendship) 使得他不忍心刀劈苗人凤，但译文中都是用 chivalric 等词来阐释；相对而言，外国译者的阐释比较具体、明晰、多元。闵福德在《鹿》的译本中对侠文化的阐释多达 21 种。《书》由英国汉学家恩沙执笔，闵福德监修，对侠文化有 10 种阐释，仅次于《鹿》。两位英国译者根据不同的语境对“侠”进行了不同的释义。以“义气”一词为例，在《鹿》译本中就有 honour, duty, noble, brotherly concern, friendship, obligation 等 6 种基本译法。

例 1. “总算是报了胡大爷待我的恩义啦”。(金庸，2002a: 117)

In this way, I hope at least I can repay some of the heroic deeds and chivalric acts Master Gully once lavished on me. (Mok, 1996: 212)

例 2. “他若不是侠烈重义之士，这一刀自然劈了下去，更无踌躇。”(金庸，2002a: 206)

If fox had not been a person who prized chivalric spirits and the righteousness of knight-errantry, he certainly would have brought down his weapon to strike; there can be no question about that. (Mok, 1996: 379)

二、中国译者对侠文化的翻译主要诉诸于直译、增译等异化策略，以现原文本的异质特征。如例 3 把“侠义”直译成 Chivalric Code and Righteousness；例 4 通过增加近义词把“侠”译成 high principles and chivalric spirits and honour of a true knight-errant。相对而言，外国译者多使用释义、转换等归化策略，以保证译文的可读性。如例 5 根据上下文把“义气”译成 loyal，例 6 通过转换主 / 述位把“可是他们三人哪肯不顾义气”译成 But escaping was not at all what they had in mind，例 7 通过转换词性把“侠盗”译成 fighting evil and doing good。为了实现既定的功能，译者还对原著进行了适当删减和重写。如例 8 的译文中就省略了“忠、孝、仁”等中国传统思想。只译出“英明”(wise, enlightened) 一词，体现了译者的价值取向。“英明”是东西方政治体制对明君的共同期待，而“忠、孝、仁”是中国特有的价值观念。显然，这样处理的译文更能激发西方读者的共鸣。

例 3. 江湖上英雄好汉，为了“狭义”二字，给朋友两肋插刀原非难事……(金庸，2002a: 104)

Among the outlawry, fighters quite commonly take up arms for Brother-at-Arms in the name of the Chivalric Code and Righteousness. (Mok, 1996: 189)

例 4. 我心中暗暗吃惊。只听得胡一刀笑道：“苗人凤，你不肯占人半点便宜，果然称得上一个‘侠’字”。(金庸，2002a: 81)

My heart swelled with awe. ‘Pheonix, you do not take advantage of others,’ said Gully with a laugh. ‘You believe in fair play. You are indeed the embodiment of high principles and chivalric spirits, and you have the honour of a true knight-errant running in your blood.’ (Mok，1996: 144)

例 5. 康熙怒道：“你心中向着反贼，那是顺逆不分，目无君上，还说讲义气？”(金庸，2002b: 1521)

‘How can you talk about being loyal,’ said Kang Xi, ‘when you spend your life thinking of ways to act against your Emperor?’ (Minford, 2002: 352)

例 6. 可是他们三人哪肯不顾义气？方怡身上有伤，难以动手，韦小宝和沐剑屏都拔出兵刃，便要上来夹击。(金庸，2002b: 519)

But escaping was not at all what they had in mind. Fang Yi was still too weak to fight, but the Little Cuntess and Trinket immediately drew their swords and joined the fray. (Minford, 1999: 137)

例 7. 这两兄弟是川江上著名的侠盗。(金庸，2002c: 19)

They travel the country fighting evil and doing good. (Earnshaw, 2004: 7)

例 8. 陈家洛拭一拭眼泪，说道：“不，你仍然做你的皇帝，然而并非不忠不孝的皇帝，而是一位仁孝英明的开国之主。”(金庸，2002c: 375)

‘No,’ said Chen, wiping his eyes. ‘We want you to stay on as Emperor. But as the wise, enlightened founder of a new dynasty.’ (Earnshaw, 2004: 284)

5. 结语

21 世纪，中国文学要走向世界，“译什么”和“怎么译”是两个无法回避的问题。首先，在“译什么”的问题上，译界比较热衷于传统文学经典的译介，如四大名著和《大中华文库》等的翻译。但经典的生成是动态的，每个时代都会产生自己的经典，金庸热具有持续时间长、覆盖地域广、读者文化跨度大、超越政治分野的特征（严家炎，2007：2-3)。若从流行性和典范性来界定经典的话，金庸的作品是当之无愧的文学经典。金庸作品的历史性和中国文化底蕴在当代也是其他作品不可比拟的。而历史性和文化底蕴是中国文学向西方传播不可缺少的条件，比先锋文学和美女文学等更具备东方情调。这是中国文学要在西方产

© 1994-201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生影响的重要条件。其次，在“怎么译”的问题上，译介对于归化和异化长期以来争论不休。同是从文化战略高度出发，异化派主张对我国传统文化/学经典的翻译，适宜采用凸显差异的方法和“丰厚翻译的方法”。发挥文化辐射力、凝聚力与亲和力（张佩瑶，2007：38-39）。而归化派则呼吁中国文学英译要重视普通英语读者的阅读取向和审美期待。并有调查显示，外国译者倾向于使用归化策略，其译本也通常要比中国译者的异化译本更受英语读者欢迎（胡安江，2010：10）。金庸小说中“武”和“侠”英译的个案表明：归化和异化的使用并非取决于译者的国籍，也不是决定译本成功的根本因素。西方译者翻译功夫时比中国译者更倾向于异化，对于“侠”的翻译却要比中国译者更加倾向于归化，这一点还可以从武侠小说的另一要素“江湖”一词的翻译得到佐证。“江湖”一词《雪》的译本中有 outlawry 和 Martial Brotherhood 两种译法，而两名英国译者均把它直译成“River and Lake”。实际上在中译外的问题上，完全没有必要再次陷入归化异化之争。译者应根据文化交融的程度和读者的现实接受能力在归化和异化之间求得平衡。在对话中求融合，在融合中求主宰。只有这样，才有助于中华文化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保持其固有的文化身份和特征。最后，文学经典大都与具体的文化形态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以中国的《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四大名著为例，它们或直接以佛教、兵法、武术等为创造主题，或者渗透着浓厚的儒释道文化底蕴。如果说文学翻译是深层次的跨文化交流（黄友义，2010：17），那么中国文学要走向世界就必须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以电影文学为例，《卧虎藏龙》的巨大成功就是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功夫在全球的广泛传播。从这种意义上说，中医、武术、京剧等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译介可以为文学经典的翻译起着有效的铺垫作用。金庸三部小说的英译本有一个共同点，在叙事之前，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副中国地图以及故事中出现的人名、地名、历史事件或武功/器的介绍，这样的背景知识介绍对于初次接触中国文化的读者是不无裨益的。当然文学译介和文化译介是相辅相成的，到底是文学先行，还是文化先行？那是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不必争论，二者完全可以相互铺垫、携手共进。

注 释

① 2005 年，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委托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进行全国国民阅读与购买倾向抽样调查，此后每两年进行一次，到 2008 年共进行 5 次调查。

② 《全球的“金庸”风》，《东南早报》，2004 年 11 月 19 日。

③ 《<射雕英雄传>出版我们获得了总统嘉奖》，《嘉兴日报》，2008 年 9 月 19 日。

④ 《雪山飞狐》等三部作品最早由香港明河出版社于上世纪 70 年代出版，本文汉英比较时参照的三部原著均为 2002 年广州出版社出版。一方面是因为明河版本因年久不易找到，另一方面，金庸虽然于 1974、1977 和 2003 年对所有作品都有改动，但本文的三部书只限于个别字句，情节并无重大修改（金庸，2002: 209）。

⑤ 本文中的增译法包括增词、加注等，如“达摩剑法：Bodhidharma Swordplay of the Shaolin Monastery”(Mok，1996: chap.2, 60)，将直译法和增译法纳入异化，其他翻译方法纳入归化是基于如下理解：所谓“异化”就是在翻译过程中尽可能保留外国的味儿；所谓“归化”，就是尽可能用本民族的方式去表现外来的作品。

参 考 文 献

[1] 陈刚．归化翻译与文化认同——《鹿鼎记》英译样本研究 [J]. 外语与外语教学，2006(12): 43.

[2] 费玉英．小宝西游 [D]. 上海外国语大学，2007.

[3] 高方、许钧．现状、问题与建议——关于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思考 [J]. 中国翻译，2010 (6).

[4] 胡安江．中国文学“走出去”之译者模式及翻译策略研究——以美国汉学家葛浩文为例 [J]. 中国翻译，2010 (6): 10.

[5] 黄友义．汉学家和中国文学的翻译——中外文化沟通的桥梁 [J]. 中国翻译，2010(6): 17.

[6] 金庸．雪山飞狐 [M]. 广州出版社，2002a.

[7] 金庸．鹿鼎记 [M]. 广州出版社，2002b.

[8] 金庸．书剑恩仇录 [M]. 广州出版社，2002c.

[9] 金庸．金庸武侠全集（评点版）[M].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

[10] 谢应喜．从文化趋同看归化和异化 [J].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01(4).

[11] 严家炎．金庸小说论稿 [M].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2-3.

[12] 张佩瑶．从“软实力”的角度自我剖析《中国翻译话语英译选集（上册）：从最早期到佛典翻译》的选、译、评、注 [J]. 中国翻译，2007(6): 38-39.

[13] 赵为．翻译研究新视野：中国武侠小说俄译初探 [J]. 外语学刊，2009(5): 129.

[14] Cha, L. *Fox Volant of Snowy Mountain*[M]. translated by Olivia Mok.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96.

[15] Cha, L. *The Deer and The Cauldron*[M]. translated by Minford John. U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1999, 2002.

[16] Cha, L. *The Book and The Sword*[M]. translated by Graham Earnshaw. U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17] Holmes, J. *Translated*! *Paper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 and Translation Studies*[M]. Amsterdam: Rodopi, 1988.

[18] Liu Ching-chih. *The Question of Reception: Martial Arts Fiction in English Translation*[M]. Hong Kong: Elite Business Services Limited, 1997: 1-40.

[19] Olivia Mok. Translational Migration of Martial Arts Fiction East and West [J]. *Target*. 2001(1):81-102.

[20] Olivia Mok. Strategies of Translating Martial Arts Fiction [J]. *Babel*. 2001(1): 1-9.

[21] Olivia Mok. Translating Appellations in Martial Arts Fiction [J]. *Perspective*. 2002 (3):273-281.

[作者简介]罗永洲，上海体育学院外语系副教授。研究方向：武术与武侠小说翻译。

[作者电子信箱]luoyongzhou@126.com

© 1994-201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